

譚漫政醫

著夫果陳

行印社版出民國 836

Lx60

自序

自來談醫藥之書，多出自醫家之手，絕少病人體驗之作。我生病三十年，在病中得到了些經驗，一些常識，因此，認為生病亦是一種學問，沒有這種學問，一生了病，不是手忙腳亂，便祇有聽人擺佈。所以好學問的人亦可藉生病為其求學之一道；如此，生病纔不致耗時傷身，毫無代價；病亦可以有益於人的進修；有病亦不致視為畏途。

生病為人生所不能免，而有的是久病成良醫，有的一病不起，有的愈病愈弱，也有愈病愈強的。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：生各式各樣的病，而得到各式各樣的結果，猶可說也，但亦有生同樣的病，而不能得到同樣的結果，則不禁聯想到病學之未昌明，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是何等的重大！

民國二十一年，以「你的病好了嗎？」作標題，為政治評論陸續寫了三十餘節病中雜記，政治評論停刊後，也就沒有寫下去。近因何仲簫兄代我整理舊稿，發現此稿尚存未失，乃鼓動興趣，又寫了二十餘節，湊成這一本小冊子，並為之命名曰：醫政漫談，生病三十年的經驗，當然不止這一點，而大要已在此矣。

這也許是病中特寫的嘗試集，拋磚引玉，所期望於病者當然甚大。但我的意思還不止此。我以為天下至理都是相通；本來我以病喻政，其實以病喻其他一切，均豈不可。讀者能心領神會，觸類旁通，則所得更多了。

目次

自序

引言

- 一、微生物擴大作亂
- 二、虛火上炎侈談言論自由
- 三、醫生不肯負責做黑面孔
- 四、能制服自然界便不必怕外患
- 五、不能同時有兩個信仰
- 六、靜養不是人人行得通
- 七、從上海杭州到莫千山
- 八、自己作試驗品
- 九、哲學頭腦與科學頭腦
- 十、溝通中西醫創造新的中國醫學
- 十一、中國人忘本、東洋人騙錢
- 十二、病人總在想着病與藥

- 十三、醫生多意見多
- 十四、熱的東西沖散了冷的空氣
- 十五、傷寒病帶來了一個好消息
- 十六、醫病不能用會議制度
- 十七、傷寒病下的三個犧牲者
- 十八、謹守傷寒菌的規章
- 十九、好的醫生還脫不了陰陽家
- 二十、你爲什麼做病人不做醫生呢
- 二十一、病中最好不要有意外之災變
- 二十二、衛生監督與傳染病之根源
- 二十三、強大者與弱小者的相比
- 二十四、安內才能攘外
- 二十五、病中做點事身體裏一切分子都在活躍着
- 二十六、把精力集中對付一點
- 二十七、庸建築師無形中殺人生命則可怕
- 二十八、吸人家剩餘的香煙
- 二十九、救護的成分少壓迫的成分多
- 三十、吃魚肝油過多也會吐血

- 三十一、驗痰等於算命
- 三十二、長期抵抗
- 三十三、鞏固中央奠定經濟基礎
- 三十四、站在進攻的地位
- 三十五、養生之道
- 三十六、危險時期
- 三十七、一面生產一面治病
- 三十八、暫時放棄兩面先鞏固中樞
- 三十九、中國式的和平方法
- 四十、經過外國人的手就值錢了
- 四十一、入境先問俗
- 四十二、多病的人辦醫學校比醫生或專家更爲適宜
- 四十三、防瘧和治瘧
- 四十四、醫藥衛生常識教育之重要
- 四十五、經常方法所不能解決的，祇有用其他特種方法來解決
- 四十六、生病請醫生都需要學問
- 四十七、衛生的十大原則
- 四十八、補血補神經的藥和豆芽菜

四十九、注射金子和吃火油

五十、在抗戰時期如何還容留搗亂分子

濟機構

五十一、色和味與找對頭

五十二、在治療上內部比外部重要

五十三、還是不說的好

五十四、不健康的污點

五十五、身體上各種東西都可當藥用

五十六、一切的一切常在那裏變

五十七、天下至理都是相通

五十八、預防所需要的力量總比發生之後所應盡的力量爲少

五十九、差了這一味藥就退不了那一點熱

六十、吃得講究與忌口的道理

六十一、不可輕信也不可以完全不信

六十二、天時地理與人和

六十三、糾正性格上的偏差

六十四、不要違反流水不腐的原則

六十五、抵住了就有勝利的希望

六十六、養成自治的能力

三 跋

醫政漫談

陳果夫著

引言

我在前年生了一次大病之後，凡是同志親友遇到的時候，差不多第一句話就要問我：「你的病好了嗎？」一直問到現在，還是一樣。我真慚愧得很，痛恨得很。我的病祇可以說好了一半，還不能痛痛快快的答覆人家說：「好了」，或者說：「我已經沒有病了」，或者說：「我已健全了」。

我的病爲什麼不容易好呢？好的醫生，我不是沒有請他診過，對症的藥，我不是沒有吃過，我更不會調養，我又不是不曉得病源，並且我能振作我的精神。然則何以治了兩年之久，祇好了一半呢？一定有個道理，一定有個大道理。這個道理，不是很淺近，也不是很高深，祇要在淺近與高深之間，就可以得到。現在我暫不把這道理說出；先把我病中的故事，以及我在病中的感想，寫出來給大家研究。

我不是科學家，也不是什麼專門家。但因爲生病比較生得多，生肺病又比較生得久，所以我的經驗，不免比人家豐富一點。稱爲「久病成良醫」，那是不敢當，稱爲生肺病的專家，或者勉強可以担当。因爲醫生認我自有肺病以來，已經有二十週年了。在二十一歲的我，有一半時間生了肺病，不能算是小事，所以我朋友辦的雜誌上面，要求我做一些專門文章。我祇有把我的生病專門寫些出來，供獻給他們，真是慚愧得很。

一 微生物擴大作亂

肺病本來是可怕的病，肺炎尤其是肺病中兇惡急進的一派。我最近咳嗽了三個月之久，沒有理會他。到了杭州，還要作五次講演。路上奔走，本已勞頓，回南京時又在車中悶熱了一晚，再加之幾夜睡眠不足，於是肺炎的菌，在肺中乘時猖獗了。初不過發熱痰多，後來到熱甚吐血，乃從上海請了一位黃醫生來。經他診斷檢驗的結果，才知道肺炎雙球菌的作祟，於是打針、敷膏、服藥，經五天之診察，三方並進，一個月不斷的攻擊，才把他打退。當最厲害的時候，我問醫生：「現在我的肺中，祇有這種肺炎菌嗎？」醫生說：「何止一種，照檢驗所得，肺結核、氣管炎、假白喉，以及其他傷風菌，都參與了大亂」。我說：「肺炎作主體，其他各種微生物依附作亂，爲什麼還要吐血呢？」醫生說：「戰爭不息，體力漸衰，當然不免有一部份赤化」。所以這位醫生的治法是：一面消滅肺炎菌，一面防止赤化，一面滋補身體，使精力恢復。而其對於滋補身體，特別注重。這個方案，剛剛與那個時候的政局相同。所以我對醫生說句笑話：「我的肺中，也可以開什麼會議嗎？你用打針、敷膏、服藥三種治法，同時並進，簡直做了海陸空軍總司令了！」

二 虛火上炎侈談言論自由

醫生要我平臥，不容易做到；要我不說話，尤其做不到。因爲肺炎的時候，身體虛弱，與國醫說的「虛火上炎」的情形相同，所以愈發熱，精神愈好，愈歡喜講話。有一天我自己做了一個口套，把口封閉。但是不到三個鐘頭，又取下來了。醫生說：「你的病，無論如何，不可多說話，因爲一說話，就要

傷肺，雖然服藥，等於對銷一。然而我自己不能做到，而且人家也不容我做到。一直從起病到現在，還是不能取締我的自由，這個情形，與我國的大患，也有點相像，中國虛弱到極點了，現在所謂言論者，無非虛火上炎，所以在治理上講，這言論自由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假使有一個時期，不許言論自由，專做滋補的工夫，那末在個人，可以立致健全，在國家也容易達到強盛。所以那些風雨飄搖，急待補救的國家，未嘗准許亂七八糟的自由，還是醫病的方法。

三 醫生不肯負責做黑面孔

醫生管轄下的病人，一切要遵從醫生的話。總理本是一個醫生，他不作每個人疾病的醫生，而做治整個國家民族的醫生。我相信他所開的藥方，以及所指示的調養辦法，都是對症而無疑義的，祇要病人的家長，病人的看護，以及病人自己的本身，一切能遵守奉行，一定可以把中國強盛起來。現在我們人認為可惜的，就是診我肺病的醫生，不用他的權力來管我，又不肯負責做「黑面孔」。

四 能制服自然界便不必怕外患

身體虧弱到了極點的時候，感覺特別靈敏，尤其對於天氣的變化。我病重時，竟可以在早晨醒來，得知懸在房中寒暑表的度數，甚至可以猜中到幾度半。後來身體漸漸恢復，此種知覺也漸漸地失去了。記得住在莫干山時，每覺到冷熱，冷熱稍有轉變，馬上覺到，便隨時加減了衣服。走到外面，看寒暑表上沒有動靜，問別人也沒有覺得，隔了十幾分鐘之後，寒暑表下降了，慢慢地別人也覺得了。所以我說我的感覺在寒暑表之前，他人的感覺在寒暑表之後。氣變的感覺太靈，就是身體太壞。當春盡的時候，

我在山上穿着棉袍呢掛，而外國人來山游玩的，居然在冷水中游泳。這樣一比較，真令我慚愧透了。因此我又想到，國人之弱，就是至今還不能制服自然界之水、旱、冷、熱、虫、疫等等。假使能够征服這些，那末敵國外患怕什麼，我至今還不能克服天氣的小變化，自然不能抵抗那些小生物的侵入為患。說來說去，總是自己的力量，沒有好好培養的緣故。

五 不能同時有兩個信仰

一個人生病，自己決不能作主，總得要有一個親近的人替他作主才好，否則亂投藥石，危險得很。我這一次生病，家裏的人都曉得我自己有點主意，所以儘管商量，但是最後決定，還是要我自已。最初請那位醫生，由我自己決定，後來到了上海，和醫生交情日深，天天談話，應該用什麼藥，醫生漸漸地反要聽我選擇了。天下那有這個道理？但是竟有這種事實！有一次，我在西醫診療的時候，想到了中國醫學的好處，並且同時要請中醫試行診治，這位西醫也不反對，因為他的心理希望我好全，和我自己一樣的急迫。我服了中醫的藥，自以為雙管齊下，可以速愈。那裏曉得不到十天，咳嗽反而加劇，身體反而衰弱，那時候問中醫，中醫說：「奇怪，不知什麼道理」。又問西醫，西醫說：「我不能負責，因為不知中醫所用的藥是什麼性質」。而我自己也是弄得莫名其妙。因此我才明白，我們相信一個醫生，祇要認他的治法對的，應該相信到底。更不能同時相信兩個。就是兩個一樣有本領的人，我們也得相信一個才好，因為一個人就有一貫的治法，兩個人無論如何總不能一貫的。即使兩個一貫，亦應尊重其中一個。我這次生病的經驗，對於政治上也有同樣的感想。

六 靜養不是人人行得通

西醫對於肺病，也還沒有一定把握。即使是有把握的，也不過將肺中的微菌包圍起來，使他不敢擴大。或者把身體養得很壯，精神養得很足，遇到疲乏勞頓，肺中病菌有活動機會的時候，能夠將他處之精神，詭來抵抗而已。要說根本斷根，恐怕是很少，而且是極難。醫生雖則是有服藥、打針、噴氣、灌氣、人工太陽種種方法，但是歸根結柢，還是要你生病人自己靜養。我以為各人的病源不同，祇要做減少他所以致病之源的工作就好，何必千篇一律，要人家靜養呢？如果醫生對於有病的人，其主要治法還只在靜養，那末，醫生就是表示尙無能力，我們生病的人，總不能滿意的。況且靜養這件事，有能行，有不能行，強不能行的人去行，一定要把毛病加重。比方一個好合羣的人，把他關在孤零的荒島，就是健全的身體也要變成弱者，何況有病的呢？所以我說醫生對於病人，應該隨病而治，不能同背書一樣，也不能抄人的文章；對於每個病人的治法，不能盡同才好。記得前年有一個縣長來告訴我：「省政府各廳的文告，差不多天天有下來，今天說要做這一件，明天又要做那一件；有些甲縣有的毛病，乙縣完全沒有，甚至沒有聽到過，而民政廳也要跟他多少時候辦好；這一縣向來靠航行交通的，現在祇要疏濬水道就可以了，而建設廳偏只要他修治陸路」。這種治法，也是和醫生千篇一律的勸人靜養差不多。

七 從上海杭州到莫干山

西醫勸我靜養，勸了我二十年了，但是我至今還不能做到。去年總算在上海、杭州、莫干山三處養了幾個月。在上海正在病後，沒有法子祇好養。但是一到別人就要談天，碰到醫生，更要說得多了；並

且還要做小品文字，替人家寫些對子，初不顧文字的優劣；更要做點生意，賺幾個醫藥費來用，都是無聊中想着要做的事。在杭州想住在普通的旅館，恐怕有人來找，又不敢，所以改了名字去住頂闊的飯店。住在一間小的房間，價錢雖然很貴，畢竟祇有一間。走來走去太無聊，一天到晚看書，又覺得氣悶。同老婆兩個人，沒有更多的話可說。天晴時，還可以出去散散步，天下雨怎麼辦呢？西湖雖好，總不是養病之所。住旅館時，雖然改了姓名，而第一天行李剛放下的時候，就有找工作的人來求見，終於不能祕密。還有，這個飯店洋氣十足，名稱是飯店，而飯是弄不好的。祇要弄外國的麵包，和半生番吃的生菜。爲什麼不把最文明最進步的中國菜，來供給旅客呢？我真不懂。老闆雖然很慇懃的招待，我總覺得格格不入。我暗暗想道，中國人住在這種飯店的，本來是少數的少數，那些少數也是留學生居多。他們自己洋化，便不覺其洋了；而我這個生病人，照外國規矩，公共處所本來不許住的，何況是可怕的肺病呢？這是洋化不澈底的好處，不把我趕出去是大幸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

住不上三星期，靜養既無效果，祇好遷地爲良，到了莫干山。那裏曉得莫干山鐵路飯店的洋氣，也是一樣十足，只有外國菜，沒有中國菜。可是住的人，却不一定都是有洋氣的。有了同志，所以住在那裏比較好些。并且有這樣廣大的一片自然界，給我研究，好像進了學校一樣。於是種竹問題。竹子工業問題，那些沒有見過的動植物，那些鄉下人工作的樂趣，山上房屋的建築，山上天氣的變化，以及計劃莫干山的建設，甚至教育、宗教、醫學、水利、土地各種問題，均成了我腦筋中的東西。有時候白天想了好久，晚上竟不能睡覺，好像神經病一樣，欲罷不能。後來有許多旅客可以談天，我又「得其所哉」。他們的香煙氣味我不管，醫生要我少說話，我也不顧。從他們那裏得到很多的智識，同時我却將養病的事似乎根本忘記了。自從那一天蔣主席上山來了一次之後，差不多替我和莫干山登了一個「免費廣告

「，旅館的生意好了幾倍，專門上山來要求我介紹工作的也源源而來。畢竟受了那時天氣的惡劣，以及責任心的驅使，下了山。

靜養好了嗎？到底沒有做到。然則沒有得到好處嗎？好處是有的，但是不在身體而在智識。勸我養病的醫生，那裏想得到有這樣養病的結果。好了！好了！近來有朋友對我說：「你好像是這樣養病，假使完全不按着性格的方法去養，反而把你的身體養壞，也未可知」。我問他什麼理由呢？他說：「身體能够抵抗病魔，最要緊的是不畏縮。你對於什麼都有興趣，對於本身的肺病并不當作大事，這就可以抵得過去。再加以自信力很強，自己相信小小微生物不能殺人，人一定可以抵抗一切的，所以能支持到現在」。他這些話，到也不錯。因此我又聯想到本黨的情形了。近來我們同志對於什麼事都沒有興趣，就是自信力也失去了。我應該將這些話告訴他們，現在本黨的病，並不和我一樣的深，但要把興趣恢復起來，自信力恢復起來，就可以抵抗一切微生物，恢復了我們原來的健康。

八 自己作試驗品

我覺得西醫對於肺病，還沒有好辦法，當然不能忘情於中醫。自我生肺病二十年之內，親戚朋友們告訴我醫好肺病的藥，把他統計出來竟有三四十種之多。開一個肺病醫院，一種一種的來試驗，豈不很好。但是把人家來作試驗品，似乎太不講情理，若把自己來試驗，是最好的事。但是要三四十種藥，一樣一樣的試驗，不知要多少時間，又不知要多少次的肺病。假使用這樣藥治好了，仍舊要發，自然第二樣藥可以試驗：萬一第一樣藥就是很好，使病不再復發，豈不是第二樣藥就永沒有試驗機會嗎？雖然祇要有一樣藥能够醫好肺病，就已經是成功了；但是肺病的種類不同，人之性質各異，就是我試驗成

功，他人未必成功，所以還是要開一個大大的肺病醫院來研究才好。因此我想來想去，就聯想到醫生問題。

九 哲學頭腦與科學頭腦

西醫們自以為有科學頭腦，再也不願去研究中醫，中醫們自以為有「哲學」的頭腦，也不肯去研究中醫。要知道治病不但祇用觀察，而且時時刻刻要判斷。用觀察時，就要有科學的分析。國醫的「望」、「問」、「聞」、「切」，何嘗不是科學的觀察法呢？用判斷時，就要有「哲學」的頭腦。兩者不能有所偏廢。何況醫生應以治好病人為目的，不應該分派別。而事實上不然，西醫又分英美派、德員派，中醫中更是各個人不同。其實各有不圓滑處，各有幼弱處，都沒有成功一個真實的醫生。五十步笑百步，徒然令病人莫知所從，死不知所。最好笑的，有些中醫醫好了病，甚至醫好了西醫束手無策的病，西醫也不去研究其藥方，轉說「這是碰巧」，或者說「中國藥是好的」，似乎這藥自己會進入病人的口中。這類奇怪的說法，深深的陷入偏見，而我在病中常常聽到。所以這中醫西醫的問題，我認為是很嚴重的。

十 溝通中西醫創造新的中國醫學

中國的生病人，心理不同，往往對於治病的途徑，成了三個方式：（一）先拜菩薩（上帝亦在內），次請中醫，再請西醫。（二）先請西醫，次拜菩薩，再請中醫。（三）先請中醫，次拜菩薩，再請西醫。從這一個轉移間，一遲疑間，不知送了多少的命！我們何勿將他們貫通起來，成了一種新的中國醫學呢？可惜中國但知跟着外國人背後，或者承襲祖宗遺澤，至今還產生不出這樣有大志向的人。聽說日

本人近來對於漢醫十分研究，將來或者給他們去做前鋒，亦未可知。這也是一種國恥！我在病中對於中醫，告訴西醫治肺病的方法及藥品，對於西醫也告訴他中醫治肺病的方法與藥品，變成一個中西醫間溝通者。因為現在中國人自信力喪失殆盡，不知我們祖宗努力的所在，所以我們更加要提倡中醫，使西醫用新的眼光，新的方法來研究中國醫學；對中醫呢，也要使其學西醫之所長，希望將來能合成一起。我希望中國醫學界，亦有同 總理發明三民主義，五權憲法一樣偉大的人物出現，要知道所謂良相與良醫，在中國本來是一樣看重的。

十一 中國人忘本東洋人騙錢

病中接到于振瀛同志自東京來信，說他用了雷霆溫灸器醫好了病，並且送了一副器具給我試驗。我自從得到這件東西之後，立刻又增加我的興趣；因為我看了這件器具，是主治胃病，治肺病是他的副作用。當我得到的那幾天，打針服藥已經比較好些，所以就請在我家中做客的童君，先行依去試驗，治他的胃病，成效甚好。因此我就到虹口去打聽實價，才知道這樣一副東西，要二十七元幾角。我把他分計起來，除了一種藥末之外，每副不過值四元左右，於是再把藥末來研究，費了幾天幾個黃昏的時間，自己配成了一種相似的藥料，把童君再來試驗，結果是毫無二致。藥末的價格，也僅僅費了幾角。什麼雷霆，恐怕是藉名來提高他的身價而已。我又買了一部針灸書來看，更自信我配合的藥不是理想。

日本抄了我國的古法，冠以新名詞，再用科學的方法來造一種工具，加以裝璜，就成了他們的發明品，用四五元的貨品，到中國來賣二十七元多，拿到西洋去，或者還可以賣得貴些。西洋人還要稱道這是日本大發明哩！的確，他們是有本領，我們太把自己固有的東西放棄，不去求進步了。看人家名利雙

收，豈不慚愧！我雖發覺了這一種東西，但是自己不能照樣做，或是把他再改良，做醫治其他的器具。就是告訴人家，因真想做事，真想發財的人太少，也是隨便聽去，不很留心，至今還沒有人能實行。而我却爲這件事，咳嗽又復加劇，所損失的，不知多少個二十七元。因爲那些治咳嗽藥，打針藥，多是外國貨，而且是很貴的外國貨！

我看了針灸書，才曉得中醫對於人體生理解剖，並不是外行，而且研究得很精細。除了我們曉得的各種生理名詞而外，還有專門名詞數百種之多，每根骨頭與骨頭之間，每條筋肉血管之處，差不多有相當的名稱。猶之一張地圖，像已經開發過的土地一樣，村市密布，每在河流交叉點，或在道路灣曲處，都有什麼地名。名詞愈詳密，當然可以算文化的一種表現。不過書中討論穴道，猶之我們研究地理一樣，除了有歷史的地名而外，那裏能記得許多；猶之研究算學一樣，要很精密地計算，就有許多人認爲麻煩，不願意學習。中國醫生學針灸很少的緣故，或者也是爲此。我請西醫打針，恐怕針斷在肉內，雖然不會成事實，但是不免要向他問一聲：「假使斷了針之後，可用什麼方法取出來？」他們的答覆往往是「用磁石，或者割開取出」。而我在針灸書中一查，竟發現七種方法之多。可見沒有磁石，不用刀割，還有別的好方法可以取出斷針來。於是我就想到有些人做事，引用一個外國方法，他自以爲除了這個方法，就沒有再好的了。其實中國書本裏還有許多方法，他們並未去研討過。

十二 病人總在想着病與藥

我在莫千山遇見一位姓胡的朋友，天天吃飯之後，總是集談空話。他的常識也很豐富，所以什麼東西都談，甚至談到宗教問題。宗教這件事情：我是不很贊成的。有一天他告訴我：「有一個朋友商業失

敗，兒子死掉，其他一切事，也都逢着逆境，近來漸漸地變成了似愚非愚，似痴非痴，恍恍惚惚的情況，真沒有法子可救他；因為醫生沒有藥，可以治他的心病」。我對他說：「要他相信宗教就好了，無論是什麼教、道教、耶教都可以的」。他說：「你不是不贊成宗教的嗎？」我說：「這是救人疾病，不能不想對症的藥。我以為宗教正可以治這種病，可以救這位朋友，你且勸他試試看」。他聽了我的話，相信有道理，不過我不曉得他勸這位朋友實行過沒有。病人總在想着病與藥，而且對於他人的疾病，也要掛念。那個人雖則同我沒有關係，但是要想着他。并且想到竹頭木屑，小便大便，皆為有用之物，而且均可以做藥救人，是當然的事。不過一樣東西，做了藥之後，可以救人，亦可以殺人，這就要醫生之善用。假使醫生用得不好，那就糟糕。

十三 醫生多意見多

有一天一位姓湯的朋友，來望我的病，帶了一張六個大名頂頂在上海行醫的中醫名單來。他說：「這六位醫生是從南京國醫館開會回來，聽說你的病還沒有好，想要來望望你，並且想共同替你診察一下」。那個時候，我正在試用自己疫中微生虫做的藥打針，所以謝了湯君的好意，沒有約他們來。當時我的內人對我說：「六位名醫要請他們來，是很不容易，何況同時請來商量開方呢？你不要化錢，又不是反對中醫的」。我起初想來，以為不錯。後來一想，這六個人之中，那一個頂好，我不曉得。他們是不是一致，我也不曉得，如果有的主張要我服涼藥，有的主張要我服熱藥，那末，怎樣辦呢？難道同開會一樣付表決嗎？假使主張涼熱的兩數，豈不是要我病人做主席來決定嗎？即使不是如此，那末商量研究結果，就是調和。我的病如果宜於涼藥，他們調和的方單成了一張不涼不熱，半涼半熱的東西，我服了